





與汝談，女士解顏相視，見無人，乃侃侃呼生曰：來於是趨近女前，洗耳傾聽。女士即將如何愛慕，如何情思吐露，襲至病癰之身，神經昏亂，種種情形，毫不提論，而反科學界荒蕪不問，甚至日久，雖畫圓正課，亦倒側情竇中矣。每於夜間人靜，以結絲綵西箱配，以遺情，而故科科學荒蕪不問，甚至日久，雖畫圓正課，亦

至教室，而每日必將西箱配讀多興共，尤喜攜持紅一紙同學諸友，聽之餘，而生殊不覺也。一日，生得女書致其作戲夕之狀，生欣然前往，女佈置周高，室中人鮮過度，醺醺忘態，女兄不知，以為姦何故逼通不起，往之，及至，生驚起，然已不可逃，女怒甚極，欲逐官以之，經生再四懇求，顯出銀券，並託姦姦處，以此為配偶，女父適在，聞此，乃釋生歸，殊此事為鄰居所悉，必曰：「你正中囊漏，披星，誰許你停眠整宿？」一生生前戚言此語耳，至是，惟俯首謝之，任其讒笑而已，不期當之座，竟青年，一旦目成，獲得雙方有許佳話也，不料士